
·傳統相声集·
哭笑论
春风文艺出版社



哭笑論

·傳統相声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2年·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包括八篇傳統相声，都是沈阳市曲艺团的演出本。

《丢驢吃葯》通过一場絕妙、可笑的巧合，揭露了算卦先生王鉄嘴的騙人把戏。

《白吃》嘲笑与諷刺了那种好貪小便宜、騙吃騙喝的人。

《怯剃头》前半部写了旧社会理发社老板对徒工的虐待；后半部諷刺了一个驕傲自大的理发师。

另外还有《文昭关》、《歪批三国》、《哭笑論》、《鈴鐺譜》和《繞口令》等篇。

这些作品可供各地演出，亦可供相声习作者学习与参考。

本书原为《相声选》第六輯，此次再版改現題。

目　录



丢驢吃葯

甲：相声是一門艺术。

乙：对。

甲：可是有的人管我們叫“生意”。

乙：我們根本不是生意。

甲：我們怎么能是生意呢！我們是眞正的艺术。

乙：那你說有沒有生意？

甲：有哇。

乙：干什么的是生意？

甲：算卦的那才是眞正的生意。

乙：算卦的是生意，怎么有时候也灵哪？

甲：那是蒙上的。你要不信，我給你举个例子。

乙：你說說吧。

甲：有这么一个算卦的，他久站北京天桥，在旧社会这家伙可了不得，都說他算卦灵。你就听他这外号吧！

乙：外号叫什么？

甲：这个人姓王，外号叫“王鉄嘴”，后来还有个外号叫“王半仙”。这个家伙，都說他有半仙之体！

乙：現在哪？

甲：現在快成半身不遂啦！

乙：怎么啦？

甲：沒人信他那套啦。你說他由哪成的名哪？

乙：我不知道，你說說吧！

甲：他就由一卦成的名。有一天，有这么个人，到他那算卦去啦。

乙：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甲：是个开葯鋪的。他的葯鋪离这卦攤不到一百步。这葯鋪掌柜的不信这套。这天早晨，他喝了点儿酒，到那就把卦盒操起来了："嘿！認識我嗎？"

乙：这是誠心慪气去了。

甲：这摆卦攤的有一样好，不管什么事不着急，能沉住气。抬头一看："認得，你不是葯鋪掌柜的嗎？"

乙：他怎么認識他？

甲：他常上他那抓葯去，还不認識！"認識好办，給我算一卦行嗎？""我这卦誰都能算！""灵嗎？""分誰算，要是你算哪，我要是算錯一个字儿，你把我卦攤砸了！"

乙：这口气多大！

甲："好！算灵了你要多少錢給多少錢；算不灵，明人不做暗事，要砸你的卦攤。"

乙：純粹是慪气！

甲："你搖吧！"这主拿起卦盒搖了六回。"你算吧！"他看了半天。"你問什么事儿？""你呀，算算我这葯鋪今天卖多少錢？"

乙：这卦哪算得出来。

甲：要擱别人就栽了，他就由这儿出的名。

乙：他怎么說的？

甲：“哈哈哈……小事儿，这点儿小事可以算。可以算是可以算，不过我要告訴你，干什么的有什么規矩。我們算卦的規矩是不算絕卦。你这为絕卦。可是，我要是不給你算，你說我沒能耐；我要是給你算呢，又破坏了我們的規矩。这么办吧；我不給你算一天，給你算一个时辰。現在早晨不算，算今天午时，就是正午十二点。你柜上有表沒有？”“啊！有，我們柜上有个鐘。”“好！你就瞧你那座鐘，十二点准进去一个买药的，买一块錢的葯。他要是买九毛九的，你就摔卦盒；他要是买一块零一分的，你就砸卦攤。他要是十一点五十九分进去，就算我栽跟头；他要是十二点过一分进去，我倒出北京城！”“好！这可是你說的，十二点进去买葯的，算你卦灵；十二点要沒人去买葯，我就砸你卦攤。多少錢？”“先不要錢，算灵了，給我送錢来！”“好，再見！”

乙：这位葯鋪掌柜的干么去啦？

甲：回葯鋪啦。这个家伙真听話，到葯鋪打后屋把座鐘抱出来，往柜台上一擱，两眼瞅着这鐘。那意思是到十二点不进来买葯的，我就揍他去！

乙：那摆卦攤的哪？

甲：他还算他的卦，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

乙：干什么的？

甲：是一个豆腐房掌柜的，到他那算卦去啦。到那儿把卦盒

拿起来，問了他一句："你不叫王鉄嘴嗎？""对，我叫王鉄嘴。""好，我算一卦。""搖吧！"六爻搖完了。"你問什么事啊？""我丢了东西啦，你看能找着不？""丢了什么？""丢了个驢。""丢了个驢？多咱丢的？""昨天晚上。""这个驢能找着。不过，你得吃服葯。""你說什么？我驢丢了，吃服葯，这也挨不着啊！""你甭管挨着挨不着，你旣然找我算卦，你就得信服我。我这卦就这么算，你抓服葯吃，吃完葯，你不用找驢，今天晚上它自己就回来。今天晚上这驢要到不了你家，明早晨我賠你个驢！"

乙：这位能信嗎？

甲："你說是眞的嗎？""眞的可是眞的，別的葯鋪可不灵。"

乙：哪个葯鋪？

甲："你得上那个葯鋪抓葯去。"

乙：噢！那个葯鋪。

甲：就把他支到那个葯鋪去啦。"告訴你，什么时候去，今天的正午十二点。他柜上有鐘，瞅他那鐘去，大小針到一块那就是正午十二点，你就进去买葯。买多少錢的，我告訴你，你买一块錢的葯，你要买一块零一分的可不灵，你要买九毛九的也不灵。你要十二点过一分进去，那驢就过去啦，你要早一分鐘进去，那驢到不了你門口，記住了沒有？""啊，記住啦。吃完葯我那驢要回不来哪？""明早晨你来，我賠你个驢！""好！"

乙：这位上哪儿去啦？

甲：这位打腰里掏出一块錢，就圍那葯鋪轉圈。

乙：他怎么不进去？

甲：进去早了驢回不来！

乙：这人眞死心眼儿！

甲：在門口轉了半天，腿肚子都蹓直啦！隔着玻璃往里边一看，看着那大針还差三分鐘就十二点啦。里边那位，眼瞅着鐘，把眼睛都瞅花啦：“哼！快啦！”外边这位一看：“这可差不多啦！”

乙：这倆人可眞有意思，跟这个鐘摽勁！

甲：三分鐘还不快嗎，一、二、三，到啦。大針剛一到十二点，里边那个“唉！”那意思到点啦。外边那个一推門进来啦：“掌柜的！买一块錢的葯。”这葯鋪掌柜的納起悶儿来啦。

乙：他納什么悶儿？

甲：一看那鐘一分鐘也不錯，回头看看这人不認識。“干么？”“买葯。”“治什么病啊？”

乙：这位治什么病？

甲：“沒病！”他什么病也沒有。“你看着办吧！”“看着办？”买葯还有看着办的？葯鋪掌柜的說：“治什么病的？”“我沒法說啊！”

乙：怎么沒法說哪？

甲：是沒法儿說，能說把驢丟了嗎？那也不象話呀！“唉！有病不避先生，說，治什么？”把这位挤的沒主意啦，臉也紅啦，脖子也粗啦：“我治驢！”

乙：治驢？

甲：葯鋪先生一听治驢，擱腦筋一琢磨：“噢！”

乙：这位明白啦？

甲：整个寻思错啦！

乙：他寻思的是什么？

甲：大概他长花柳病啦！

乙：好嘛！

甲：可能他是抓大败毒，抹不开說。

乙：这哪儿和哪儿呀？

甲："好啦！我明白啦！这服葯得一块五！""一块五不行，我要一块錢的。""唉！买葯沒有还价的！大概你沒带那些錢吧！那你先抓半服，給七毛五！""七毛五干么？我就要一块錢的！"眞有这死心眼儿的，行啦，我眞佩服这算卦的。"拿錢吧！"把一块錢接过来，把这葯就給抓啦。我可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是葯鋪先生，大败毒里有五毒。

乙：哪五毒？

甲：长虫、蜈蚣、蛤蟆、蝎子、蚰蜒。有这五毒还不算，里边还有一味最厉害的葯。

乙：什么葯？

甲：硭硝！这硭硝是泻肚的。

乙：那个打肚子可快啦！

甲：这东西要吃多了能跑三天。你猜这服葯里有多少硭硝？

乙：那能有多少。

甲：四錢五！

乙：嗬，可不少。

甲：可够这老头子嗆！包了这么一大包子："拿去吧！"这

位接过药包回去啦，到家一进門：“老婆子！”（女人声回答）“做么？”“熬葯去！”“你治么呀？”“治驢！”“怎么治驢呀？”“别說啦，我今天上王鉄嘴那儿算卦去啦，王鉄嘴說啦：‘你要打算找着这个驢，得吃服葯。’我要把这服葯吃了，我这驢今天晚上自个儿就回来。去，快給我熬葯去！”这老婆子不敢不去熬哇！

乙：怎么呢？

甲：知道老头子脾气不好，不熬又得跟老头子打架。熬去吧！到厨房打开一看，把老婆子吓了一跳。

乙：怎么吓一跳？

甲：别的她不認識，那长虫她还不認識嗎？一看又是蜈蚣，又是蝎子，老婆子一看，这什么葯啊？我要都給熬了，这老头子非折騰死不可。这老婆子心眼儿也快！

乙：怎么快？

甲：她把这五毒都偷出来啦，找張紙，包了一包装兜里啦。她那意思是这草葯不怕，吃多少也沒关系，可是那硭硝她沒挑出来，那玩艺她也不認識。把硭硝給熬里啦！这下可热鬧啦，这么大一碗浆浆糊糊的，老婆子端过去：“吃吧。”老头一捏鼻子“咚咚咚！……”一大碗都喝下去啦。漱漱口，坐炕上等着去啦。

乙：等什么？

甲：等着驢。你可别說，天剛一黑还真来啦。

乙：驢来啦？

甲：屎来啦。老头子那肚子叫这硭硝給打开啦。老头子坐那儿都这个相啦！

乙：怎么个相？

甲："哎呀！我的娘啊！老婆子，拿手紙来，我得拉呀！"他住这地方也不怎样！

乙：什么地方？

甲：他住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就八个門，可都独門独院，他在这面第二个門住，这八个院就一个茅楼。

乙：这茅楼在哪儿？

甲：在胡同外边。他要开开門到外边去，就拉褲子里啦。

乙：那他怎么办哪？

甲："老婆子！拿手紙去，我在門口拉吧！明儿早晨再撮了！"开开門蹲到門口，哧——一泡！刚要进来，不行！又来啦，哧——又一泡，沒两个鐘头……

乙：拉几泡？

甲：六十八泡。

乙：老头子受的了嗎？

甲：把这老头子可拉坏啦。拉的都起不来啦。蹲在門口都这个相啦："老婆子！你睡去吧，看这意思我一宿完不了啊！"这老头可拉的够嗆。你說这驢丢了沒有？

乙：这驢丢啦。

甲：沒丢！

乙：沒丢这驢哪儿去啦？

甲：这驢头天晚上溜繮跑啦。

乙：跑哪儿去啦？

甲：跑他們斜对門那院去啦。对門那院里住一家坏人。

乙：怎么个坏人？

甲：两口子都抽白面儿。一瞧进来个驢，这爷們就把門插上啦，跟娘們商量：“嘿！娘們，这驢我認識，是斜对門豆腐房的。他不找咱装不知道，白天咱一天别出去，天黑了，他再不找，我就把这驢拉‘湯鍋’去，能卖二十多块，够咱俩抽半个月的。你先喂喂它！”娘們說：“沒草呀！”“你拆个枕头！”

乙：这主意可真不錯！拿枕头喂驢。

甲：拆个枕头把驢喂啦，好容易盼天也黑啦，这两口子癮的也够嗆啦，爷們对娘們說：“去門口听听有人沒有！沒人就往外拉驢。”这娘們的耳朵剛往門上一貼，就听对面老头駡街……

乙：駡什么？

甲：“拉！王八蛋！我看你怎么拉！明天早晨我非告你去不可，你把我可害苦啦，拉吧，我看你怎么拉！……”对过这娘們一听，“完啦，拉不出去啦，这老头堵門口駡街哪！”回来說了句話差点把爷們沒吓死。

乙：怎么哪？

甲：賊人胆虛呀！“行啦，你别想好事儿啦，你等着打官司吧！”“怎么？”“人家老头堵門口駡街哪！人家說啦，看咱們怎么拉，明儿一早要告咱們去，你說怎么办吧？”爷們說：“那怎么办哪？”打发娘們：“你再听听去！”就这第二回可乐，这娘們的耳朵剛往門上一貼，你猜这老头說什么？

乙：說什么？

甲：“哼！又来啦，好哇！我看你怎么拉？明儿早晨我非告

你去不可！拉吧，我讓你拉一宿……不拉啦？不拉啦我先进去，多咱拉我多咱出来。”你說这几句話說的多恰当！

乙：这老头是駡那偷驢的嗎？

甲：他哪是駡偷驢的！

乙：他駡誰哪？

甲：他是駡那算卦的。他說話都是跟自己肚子說哪：“拉！看你怎么拉！”那意思是两个多鐘头，拉六十多泡还拉哪。“明天早晨我就去告你去！”

乙：告偷驢的？

甲：不，告那算卦的去。那意思是我驢丢啦，叫我吃葯，把我折騰这样。“我讓你拉一宿！”他是跟自己肚子說：“讓你拉一宿！”“不拉啦？”这陣儿肚子不疼啦。“不拉啦我先进去，多咱拉我多咱出来。”他是說多咱拉屎多咱出来。对过娘們听完啦，赶紧回去跟爷們說：“哎！这老头他不乐意打官司，給咱个台阶，他說咱不拉啦，他先进去！咱們多咱拉人家多咱出来！”这爷們說：“把驢給他轟出去吧！”这娘們說：“它白吃咱們一个枕头！驢沒到手，枕头沒一个，怎么的咱别賠本儿啊。”这娘們眞厉害！

乙：怎么厉害？

甲：这娘們看这驢戴个籠头，一把把那驢的籠头“碼”下来啦，她那意思是卖了籠头够枕头錢，别賠本儿。一开門，“当！”一脚把这驢給踢出去啦，这驢蹓蹓躂躂回家啦。

乙：这驢还認槽！

甲：这驢到槽子那儿吃草去啦，老头坐炕上正駡街哪："王八蛋！我驢丢了叫我吃葯！我葯吃完了，我这驢……"他拿耳朵听驢槽子那儿有动靜："老婆子，有門儿啦，我去看看。"开开門一看，老头蹦着就出来啦："哎！驢回来啦！我說王鉄嘴这卦灵嘛，一服葯就回来啦。驢是回来啦，我差点儿沒拉死！"过来摸撒这驢："驢呀！驢呀！你哪儿去啦？你可把我想死啦！要沒王鉄嘴这服葯你回不来啦。"摸来摸去，摸到驢脑袋那儿啦："老婆子！驢是回来啦，怎么籠头沒回来哪？"老婆子多說一句話。

乙：說什么？

甲："行啦，那籠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吃半服葯换来一整条驢也算够賬啦！我要把葯都擱里你还不得拉死呀！"老头一听急啦，上去給老婆一杵子。"王八蛋！为么不都擱里？你要都擱里那籠头不也回来啦嗎！"

乙：你别挨駡啦！

白　吃

乙：我們說一段相声。拿这相声来說吧，是什么都得研究。

甲：对啦，什么都得研究。

乙：什么都得知道。

甲：您就不用拿别的說，就連这个社会人情都得知道。

乙：噢！还得知道社会人情哪？

甲：当然啦！

乙：这有什么关系哪？

甲：过去呀，一般人都說：“交朋友得掌住了眼睛！”

乙：为什么呢？

甲：好辨别哪路人儿可交，哪路人儿不可交哇！

乙：这还能分得出来嗎？

甲：你看看。

乙：我認为什么人都可交。

甲：沒有的話。

乙：怎么？

甲：有这么几种人不可交。

乙：你說說都是干么的？

甲：干么的不能說。

乙：怎么？

甲：我就說有这么一种人。

乙：啊？哪种人呢？

甲：坐电車往里挤，这种人交不得！

乙：我反对这句話，坐电車往里挤的人不可交；要照你这么一說，电車里边都沒人啦！都堵着門儿站着，出了危險誰負責啊？

甲：啊！有你这么一說。

乙：啊！还是的！

甲：可这往里挤跟往里挤的情形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比方說，有四位一块儿玩去。大哥：“喂！兄弟有事吧？”

乙：“沒有哇！”

甲：“走哇！”

乙：“哪儿去？”

甲：“走，咱城里一块儿玩儿去。”

乙：“走吧！”

甲：“坐电車吧？”

乙：“好。”

甲：“来！你們都站在我后边。”

乙：干么都站在他后边？

甲：他站在头里。四个人坐电車，站在头里这位准不买票。

乙：我不信。

甲：嗨，你不信，你琢磨这个道理呀！

乙：怎么琢磨呀？

甲：現在电車里人多少？

乙：人多呀！

甲：人多不要紧，这位在家沒事儿淨練工夫。

乙：練什么工夫？

甲：专門練挤。

乙：能挤！

甲：不管电車上有多少人，他一挤就进去。这电車不是仨門儿嗎？他站当間儿这个。

乙：干么站当間儿这个呢？

甲：这門儿不是寬好上么？

乙：啊！

甲："你們都站好，站我后边。"电車来了，一开門，人还沒下完哪，他就上去了。往里一挤："借光！借光！借光！借光！"

乙：哪儿去啦？

甲：他里边呆着去啦。

乙：那儿位哪？

甲：这儿位哪練过那手工夫！

乙：沒有哇！

甲：都守着卖票的这儿站着。电車一开呀，他叫开卖票的啦。

乙：怎么叫？

甲："卖票的！"

乙：干么？

甲："喂，过来！我們有四个人，我买四个票！"

乙：啊！他眞講外面儿，要买四个票。

甲：他倒不是要买四个票。

乙：什么意思？

甲：他是告訴門口那儿位哪。

乙：啊？

甲：你想啊，人多，他离着門口远，卖票的挤得过去嗎？明知道，可他偏喊。他一喊，門口那儿位就得掏腰包。

乙：噢！这招儿可眞絕啊！

甲：这儿位兜里有零的，能讓他买嗎？

乙：不能。

甲："得了，大哥，你喊什么呀，四分錢还叫你买干么呀？我买啦！"

乙：咦！

甲：繞着他不花錢，还落了个好人儿。

乙：噢！他老占便宜。

甲：老占便宜？

乙：啊！

甲：他也有倒霉的时候！

乙：他什么时候倒霉呀？

甲：多会儿挤过了劲儿，他就会倒霉啦。

乙：挤过了劲儿？

甲：有一回他挤过了劲儿啦，"借光！借光！借光！"哎呀，嗬！

乙：他哪儿去啦？

甲：他挤到那个門儿那去啦。

乙：噢！那边去啦。

甲：那边那个門也有个卖票的。

乙：是呀！

甲：那个卖票的站在他后边，他沒看見。电車一开，他叫这卖票的：“卖票的！”

乙：嗯！

甲：身后那个答碴啦：“买几个？”

乙：喲！喲喲喲……

甲：“啊？”

乙：怎么的？

甲：他回头一看，“干么？”“你不买票嗎？”

乙：是呀！

甲：“买票吧！”

乙：啊！

甲：“我从那个門儿上来的。”

乙：啊？

甲：“嗯！这个門儿一样卖呀！”

乙：对呀！

甲：“你买几个？”“你干么的？”“我卖票的！”“你卖票的？你有証明嗎？”

乙：咦，好嘛！

甲：四分錢挤的胡說八道。

乙：挤的胡說。

甲：你說这叫什么人儿啊？

乙：这路朋友不可交，爱取巧。

甲：还有一种人。
乙：哪种人？
甲：更不能交。
乙：你說說。
甲：到飯館吃完飯，漱口。
乙：这路人怎么的？
甲：交不得。
乙：我对你这个說法有意見。
甲：怎么的？
乙：講卫生，哪有吃飯不漱口的！
甲：那漱口跟漱口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你知道什么时候漱口啊？
乙：什么时候？
甲：几位往館子一坐，飯菜都吃完啦。
乙：嗯！
甲：漱口。他这个漱跟别人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别人吃完飯就漱口。
乙：是呀。
甲：他不，他喝湯。館子都有这个規矩，最后送碗清湯。
乙：敬碗清湯。
甲：他呀，喝起湯来就沒完。
乙：噢！喜欢喝湯！
甲：那倒不見得。他为磨蹭时間！

乙：干么？

甲：好不給錢。

乙：嘿！好机灵。

甲：最后这碗湯，他死气白赖地喝（做喝湯的样子）：“嗯！这湯不錯呀！”

乙：噢，夸上啦。

甲：“味之素不少。这湯多少錢？”

乙：啊！

甲：人家堂倌过来啦：“这湯不要錢。”“啊，不要錢。这么好喝不要錢？”

乙：不要錢。

甲：“冲这湯明儿还来！”

乙：吃飯来？

甲：光喝湯！

乙：啊？

甲：嗯，那就要錢啦！

乙：多新鮮哪！

甲：有上館子光喝湯的嗎？

乙：人也不讓喝呀！

甲：一看到时候啦，这几位擦完臉漱完口啦：“算賬吧！”

乙：算賬。

甲：人家早就算好啦，堂倌把发票拿过来：“您几位一共吃了九块三。”

乙：还眞不多。

甲：这九块三說完啦，这几位都掏錢。

乙：搶着給。

甲：他不掏錢。

乙：他干么呀？

甲：他漱口。

乙：这会儿他漱口？

甲：早也不漱口，晚也不漱口，单等这节骨眼儿漱口。

乙：噢！

甲：人家掏錢，他把漱口水操过来啦。

乙：干么呀？

甲：（做漱口动作）“嗯！……”

乙：漱口？

甲：漱口。

乙：嗯！

甲：人家那儿掏錢，他跟人家比划。

乙：怎么比划？

甲：“嗯……嗯……嗯……”（用手比划）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甲：这是說話哪。

乙：喲！这是說什么哪？

甲：說：“咱們吃的这个飯錢您呀别給，您呀也别給，这个飯錢我呀……”

乙：噢，他給啦。

甲：他也不給！

乙：那这錢誰給哪？

甲：都不給，那就柜上候吧！

乙：柜上認識他嗎？

甲：这儿位把錢給完啦，給了十块。“少点呀！”“不少，謝謝您啦。七角小柜！”“謝——”

乙：喊完走啦。

甲：他漱口水也吐啦。

乙：噢！

甲：（吐水）“你怎么又給啦？”

乙：怎么又給啦？

甲：可不人家又給啦，吃完飯他那漱口，人家还不給！

乙：对呀！

甲：噢！吃完飯都跟他学。

乙：不掏錢！

甲：全不掏錢？都站在那儿漱口，四位吃完了，全都站那儿（学漱口）“嗯……”跑堂的一看，这干么呀？

乙：干么呀？

甲：这是練工夫哪，怎么着！

乙：喲！有練这工夫的嗎？

甲：这好看嗎？

乙：不受瞧！

甲：人家給完錢，他还有理哪！

乙：有什么理？

甲：他还問人家哪！

乙：怎么問？

甲：“兄弟！”

乙：啊？

甲：“誰給的錢？”这位說：“我給的。”

乙：对呀！

甲：“你不对呀！”

乙：嗯？

甲：給錢这位一听，我怎么这么倒霉哪。

乙：說是啊！

甲：“我把錢給完啦，我怎么还不对呢？”“你觉着你給完錢你有理啦！噢！这十块錢应該我給，干么你又給啦？你說，你認打認罰？”

乙：啊？

甲：你說請客这位多倒霉。

乙：眞倒霉！

甲：这位說：“大哥！我認打怎么着？”“認打，我揍你一頓！”“我認罰哪？”“認罰，晚上在这儿再罰你一頓！”

乙：怎么？

甲：好！吃人家一頓，又罰人家一頓！

乙：里外里两頓。

甲：你說这叫什么人？

乙：眞机灵啊。

甲：好嘛！头一回吃飯漱口，行！

乙：混过去啦！

甲：第二回漱口，还行！

乙：胡弄过去啦！

甲：第三回……

乙：啊？

甲：人家也明白啦。

乙：誰也不傻。

甲：下回吃飯人家不找他啦。

乙：噢！躲着他啦。

甲：你猜怎么着？

乙：啊。

甲：你不是不找他啦嗎？

乙：是啊！

甲：他会找你。

乙：他哪儿找去？

甲：这几位常上哪儿去他都知道。

乙：他怎么办呢？

甲：他老早起来，到胡同口等着去。

乙：那白等！

甲：那几位今天出門。大伙一瞧，沒他。这位說啦："沒他，今儿我請客。""好，走吧！"

乙：行啦！这回沒他啦。

甲：剛一进胡同，他从里边鉆出来啦："哪儿去？"

乙：怎么办？

甲："我們沒事儿！我們吃电影去！""吃电影？象話嗎？我知道你們吃飯去。連吃你們三頓飯沒掏錢啦，你們就躲着我。你們交朋友不地道。今儿个跟我走，我請客。我要不請客我是王八蛋，你們要不扰我，你們是駡我八輩祖宗！"

乙：嗬！眞心請客，走吧！

甲：走吧！誰去誰倒霉。他心眼儿可多啦！哪个館子大，他带到哪个館子。一进門儿伙計过来招待："儿位楼上請！""楼上二号！"这儿位往那儿一坐，他头一个叫菜。告訴伙計："三、四块錢一个的菜来它十个；酒，来白酒、啤酒、白兰地！飯菜一块儿上！去吧！"

乙：嗬！这一頓可眞解饞，大大吃一頓！

甲：有两位眞高兴："这一頓不賴！"有一位害怕，心里的話："他有錢嗎？吃完再說唄！"

乙：那可不吃完再說吧！

甲：每天他吃飯不喝酒，今天連吃带喝！三杯白兰地一入肚，再一瞧他那模样，脑袋都綠啦，脖筋也蹦起来啦，下巴也抖落啦，抬头紋也开啦，"哈拉子"也流下来啦，舌头也短啦，拿鏡子一照，都不認識自个儿啦。

乙：怎么啦？

甲：怎么啦？都脫相啦！一边喝一边还說哪："我告訴你們！我連吃你們三頓飯，你們就躲着我，交朋友都讓我伤心啦！吃飯不給錢！你們打听打听，我是那种人嗎？"

乙：他哪？

甲：他是那种人。"我告訴你們，今儿这頓飯我請客。我怕你們給錢，一进門我就存了两千块！"

乙：嗬！

甲：这位一听存两千块，赶紧把跑堂的叫来："我們那位是在你們柜上存两千块嗎？"跑堂的說："我不知道，我給問問去！"咚咚咚跑楼下問柜房先生："楼上那四位是在您这存两千块嗎？"先生說："啊？我不知道啊！我

告訴你，在工作当中别鬧着玩儿！”“人家客人叫問的！”“来，我查查賬。”把賬本子拿过来翻了足有八遍。

乙：有嗎？

甲：他根本沒存，哪儿能有。先生說：“你赶紧上楼上問問，可能記錯了吧？”跑堂的到楼上：“您哪位存两千块錢？”这会儿他站起来啦，晃晃悠悠的：“我在你們这儿存两千块！”跑堂的說：“您記錯了吧？”“沒有！那哪儿能错！我这两千块沒有啦？”“您交給誰啦？”“我交給你啦！”跑堂的一楞：“喲！您多会交給我的？”这时他上前“啪！”就給人家一个大嘴巴。

乙：打上啦！

甲：这一巴掌沒打上别人，再找他可沒影啦！

乙：哪去啦？

甲：桌子底下去啦！

乙：溜掉啦！

甲：这几位一瞧，又倒霉一頓！

乙：这主意真高！

甲：气的那几位，飯也不吃啦，酒也不喝啦。“行，我算認識他啦！你不信你看他兜儿里，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他算真有办法！“算賬，多少錢我給！”伙計一算賬：四十八块五。

乙：怎么那么多？

甲：光荣錢就四十块！“行啦，下回我再出門，我是他孙子！你們二位把他架下来！伙計，找輛三輪去！”

乙：雇車干么？

甲：給他老人家送家去。二位往下架他，他还不老实哪：“你别管我，跟他沒完，明儿我非給他封門！”

乙：嗬！他那么大勢力！

甲：到門口把三輪叫过来。三輪車夫問：“哪儿去？”“××胡同，××号。多少錢？”“您給四角吧！”“我給一块。”“您干么給一块哪？”“多給你六角。我們这位喝醉啦，道上你小心点儿，别摔了他。給你一块！”这工夫讓他看見啦！“您别管，跟他沒完。”“别沒完啦！上車！蹬走！”

乙：行啦，这回走啦。

甲：他在車上直回头，还沒完哪！

乙：还不算完？

甲：不是沒完，是看看那儿位拐弯沒有。

乙：要拐弯啦哪？

甲：看不見那儿位啦，他乐啦。他这一乐不要紧，把蹬三輪的吓了一跳。

乙：怎么？

甲：蹬三輪的不知道，他在車上噗哧一笑，把蹬三輪的吓一跳：“喲！您怎么啦？”“站住！”“您不是回家嗎？”“啊！我回家？我家在云南，你給我拉云南去吧！”“那哪儿行！”說着下了車：“給你多少錢？”“給我一块。”“哎喲！你要造反！从那儿到这儿你要一块？”“那怎么办呢？”“給我弄八角！你拿两角吧！”

乙：嗬！在这儿拐八角！

甲：足吃一頓沒給錢，还拐八角走！你說这是什么朋友？这人能交嗎？

乙：不能交！

甲：吓的那几位連門儿都不敢出啦！

乙：这回他沒主意啦。

甲：他还有主意！他还上家找你去。

乙：噢！

甲：这几位在哪儿住他知道。

乙：知道。

甲：好嘛，到你門口他不进門。

乙：干么呀？

甲：他先瞧烟筒。

乙：瞧烟筒？

甲：烟筒冒烟正冲，他不进去。

乙：干么呀？

甲：里边做飯哪！

乙：噢！

甲：他等多会儿烟筒一冒白烟儿，他进去了。

乙：干么呀？

甲：飯熟啦！

乙：嘿！他眞有研究！

甲：到門口一瞧，烟筒冒黑烟，他玩去啦！

乙：玩去啦！

甲：轉了三圈，回来一瞧，这烟筒冒白烟啦，里边飯也燜好啦，菜也炒得啦，拿起筷子剛要吃，他一推門进去啦。

乙：进去啦！

甲："喔嗬！巧哇！"

乙：巧！

甲：能不巧嗎？

乙：怎么？

甲：他門口站四个鐘头了。

乙：哎喲！他等一早晨啦！

甲：这吃飯沒有不讓人的。

乙：都讓人。

甲："大哥来啦，一块吃吧！""哎，不客气。"吃一頓。象那下回就別去啦；下回再去人会假讓。

乙：什么叫眞讓呀？

甲：这位一瞧："哎喲！大哥来啦！上炕吃点儿吧！""不，不！我不吃！""看你这是干么？""不，不，我偏过啦！""哎！你这是干么？来！坐这儿吃得啦！"这叫眞讓。

乙：噢，讓你。

甲：第二天人家假讓。

乙：噢，假讓。

甲：这假讓听得出来。

乙：您学学！

甲：他一进門，人家这位就說啦："大哥来啦！哈哈！您吃啦吧？"

乙：哎！这可坏啦，干到这儿啦！

甲：瞧这話多損哪！"你吃啦吧？"就你再机灵，冷不丁

的，你也回答不上这句話！

乙：沒詞！

甲：好！这位回答的非常恰当。

乙：怎么回答的？

甲：“啊！大哥你吃啦吧？”“啊！我不忙！”

乙：噢，他不忙！

甲：哎，他不忙！

乙：他这意思是……

甲：这意思是我待会儿再吃！

乙：嗬！好。

甲：待一会儿，拿个碗儿又一頓。

乙：噢！

甲：他走啦。这位一琢磨：“哎喲！”

乙：憋气！

甲：“有点儿意思！”

乙：說是哪！

甲：“假讓他也吃我一頓，看他明儿还来不来？”

乙：不能来啦！

甲：第二天哪？

乙：啊？

甲：又去啦！

乙：又去啦？

甲：又这个时候，到那儿一拉門儿：“哎喲！巧啊！”

乙：巧！

甲：这位……

乙：言語啦？

甲：沒理他。

乙：沒理他？

甲：这位也損点儿。

乙：怎么？

甲：端着飯碗，拿着筷子瞅他乐。

乙：瞅他乐？

甲：“哈！哈哈！哈哈哈！……”

乙：这是乐呢嗎？

甲：这个！这比駡街还难受哪！

乙：哎喲，不好听。

甲：不理他。

乙：啊！

甲：你不是不理他嗎？

乙：是呀。

甲：他会理你。

乙：他怎么理？

甲：站那儿他冲你“搭咕”！

乙：說什么呀？

甲：“兄弟！”

乙：啊？

甲：“乐什么？哈哈！这米还挺白呀！多錢一斤买的？”把那位都气糊涂啦，“一毛二！”

乙：一毛二？

甲：“别鬧啦！”

乙：啊？

甲："我昨天买的一毛六，也沒这米白，大半这米霉啦吧？""费話！买米买霉的？不霉！""沒的話！不霉有味儿？霉啦！""要不信，你尝尝！"

乙：啊？

甲：他尝尝！好，拿起碗来就吃(含飯說話)："嗯，你还別說……"

乙：怎么这个味儿哪？

甲：那飯在嘴里还沒咽哪！

乙：噢，还含着哪！

甲："嗯，这米是沒霉。沒霉是沒霉，这飯燜的有毛病。""什么毛病？""太淡啦！""你光吃飯还不淡嗎？""再来点儿菜！"

乙：怎么的？

甲：又一頓。

乙：好嘛！

甲：又对付人家一頓。

乙：眞机灵！

甲：他眞有两下子。把这位气坏啦。这位心里話："看他明儿还来不！"

乙：不能来啦！

甲："明儿个再来，我再讓他吃上，就算我贊成他一輩子。"

乙：对！

甲：象那个第二天你就別去啦！

乙：別去啦。

甲：又去啦！

乙：又去啦？

甲：到門口一拉門："哎呀！巧哇！"

乙：眞气人！

甲：你猜这位說什么？

乙：說什么？

甲："啊！是巧哇！你天天这时候来么！大哥，对不起！今天这飯我焖少啦，我不讓你啦！"

乙：完啦！这話多厉害，沒台阶。

甲："我不讓你啦！"你猜他說什么？

乙：說什么？

甲："不讓我啦！咱們是这个交情嗎？噢！不讓我，我就不吃啦？哎，弟妹拿碗！"

乙：嗯！

甲：他又一頓！

乙：又一頓。

怯剃头

甲：相声演員在台上表演就得精神集中，还得卖力气，不能敷衍了事。你要不認眞表演、不卖力气，观众就不喜欢听你的。相声还不同买卖，比方說飯館，卖包子、饅头、餃子、大碗面，屋里沒坐往里讓讓，門口搁两人一喊（做跑堂的往里讓客动作）：“老乡，里边請！里边請！喝酒有酒，随便来菜。看座，四位請里边吧！”讓进去四位。

乙：哎！这倒是好办法。

甲：卖抻条面也可以往里讓，門口站一个人：“老乡，里边請吧！眞正的北京小刀油条，有打卤的、炸酱的、麻酱的……看座！里边請！”也讓进去四位。

乙：噢！是买卖全能讓！

甲：这話也不能这么說，有的买卖就不能讓。

乙：什么买卖？

甲：理发館，那就不能讓。

乙：那怎么不能讓呢？

甲：一讓非打起来不可。

乙：那我不信。

甲：你要不信咱俩試驗試驗。

乙：怎么試驗？

甲：你好比是走道的，我好比是理发館的，你打門前一过，我手里拿把剃头刀，我往里边讓你，你非急了不可。

乙：那我不信！

甲：来，咱們試驗試驗。我手里举着刀象凶神似的，往里讓你（做动作）：“哎！老乡，里边請，我們这水热刀子快，一刀一个。”

乙：要宰人哪？

甲：所以啊，就不能讓啊。再說你也沒看过有这事，那得手艺好，客人才多。学这个手艺还不容易，在过去的时候是挨打受駡，一学好几年。你要攤上一个好的师傅，对徒弟关心，几年的工夫还算不宛；你要攤上一个倒霉的师傅，他也不教給你手艺，一去就干零活，跑东道西，是活就得干：做飯、做菜、带孩子、扫地、倒水，頂到三年左右啦，才把剃头刀交給你，讓你練手腕。

乙：噢！拿脑袋練？

甲：不是。

乙：拿什么練啊？

甲：师傅有办法，到菜行买个大冬瓜，弄一个繩，拴到冬瓜把上，吊在后屋里。讓小徒弟刮冬瓜皮。多咱把冬瓜皮刮得薄厚都一样啦，手法就算練出来啦。可是不光刮冬瓜，有零活还得他干。有的时候，小徒弟在后屋正刮着冬瓜皮呢（以扇代刀做剃头动作），师娘不知道啊，叫他：“小二哥！”“做啥？”“倒水去！”“怎么的，倒水去？”小二哥难心啦，不去吧，还不行，去吧，这刀往哪放？

乙：擱兜里吧！

甲：擱兜里怕拉了。

乙：擱桌子上？

甲：怕掉地上摔坏了。

乙：那怎办呢？

甲：小二哥心眼快，哎！把刀剁在冬瓜上吧（用刀往冬瓜上剁）。把水倒完啦，把刀再启下来，还接着刮，正刮着呢，师傅又叫："小二哥，扫地去！"小二哥把刀拿过来，"噗！"剁在冬瓜上，把地扫完了接着再刮。天天就那么練，习慣成自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个街坊二大爷，想要剃头，正赶上太忙，都做着活呢！掌柜的过来，跟二大爷客气："对不起，二大爷，今天太忙都做着活呢！沒人給您剃，改日您再剃吧！"这位二大爷說："你們这不有个学徒的嗎？讓他好賴給我剃剃就行啦！"掌柜的說："我把他叫出来問問。"小二哥在后屋正刮着冬瓜呢！听着他师傅叫他："小二哥！""做啥呀？""有事！""去啦！"把刀子拿过来，"噗！"剁到冬瓜上啦！"师傅，你叫我做啥？""来！我給你引見引見，这是你二大爷，你給他剃剃头。""师傅，我不中。"那位二大爷說啦："小二哥，沒关系，咱們都是熟人，剃好剃賴沒关系。"小二哥把刀拿过来，跟二大爷說："剃好剃賴你老多原諒！我凈刮冬瓜啦，沒刮过脑瓜。"

乙：这象話嗎！

甲：小二哥拿起刀子，左手按着二大爷脑袋，就象踩着电門

一样，直哆嗦："二大爷你看我这个中嗎？""你甭害怕，大胆地剃吧！"小二哥拿起刀来，一个猛劲，"唰！"剃下来啦。小二哥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心里的話："我这手艺算学成了，到哪也挣出飯来啦！"正高兴着呢，师娘不知道他在那干活，又叫他："小二哥！扫地去！"小二哥刀拿起来，"这个麻煩！"（拿刀往脑袋上剁）"噗！""哎呀！"

乙：怎么啦？

甲：开瓢啦！血也下来啦！小二哥也吓傻啦！象那你就别言語啦，他还要跟人家道道歉，不道歉还好点。

乙：一道歉哪？

甲：这位二大爷气儿更大啦！

乙：小二哥怎說的，你学学！

甲："二大爷你老多原諒！我看錯啦！我寻思这是冬瓜呢！"

乙：啊？拿脑袋当冬瓜啦！这怎办哪？

甲：掌柜过来給人家道歉吧！雇輛車拉到医院給人家上点葯。

乙：这該多糟糕啊！

甲：过去学徒就这么难。

乙：手艺学成容易了吧？

甲：也不然，有这么句話說的好："手艺学成脾气得綿。"做活的时候还得認眞，一时一刻也不能大意，一大意就出錯，不管你多好的手艺也不能自滿。

乙：你怎么知道呢？

甲：我就認識有两位剃头的，手艺特别好，就是脾气不好，总以为自己能耐大，到哪儿也吃一份儿。一干活就是大大咧咧，总出錯，后来弄得沒人敢用他了。

乙：是嘛！

甲：有一天我想要剃剃头，可巧就走到他那門口啦！我一拉門就进去啦，他跟我倒挺客气："来啦，这不是×先生嗎？你今天咋这么閑着？你是剃头还是刮臉？"我說："我想剃剃头，請你多辛苦給我好好剃剃吧！"

乙：他說什么？

甲："中啊！你就放心吧！我这个手艺是数一数二的。"說話拿过来白布单給我圍好啦！打好了胰子，洗完了头，开始就剃。一边剃着还一边跟我說話："这不是吹牛，我的手艺是好吧？"正剃着呢，就嘰咕起来啦。

乙：跟誰嘰咕？跟你呀？

甲：倒不是跟我，跟旁边那位剃头师傅。

乙：那因为什么嘰咕？

甲：怨是怨那个人，他們两个人都做着活呢，那个人說："老×，你給我倒碗水去！"这句話不要紧，給我剃头这位翻啦："怎的？我給你倒水？我冲啥給你倒水？你那剃头我这也沒閑着，你是要手艺的，我也不是学徒的，我冲什么給你倒水？"那边那位也不乐意了："老×，你乐意倒就倒，不乐意倒就不倒，你跟我瞪什么眼睛？"两个人虽然是嘰咕，手可都沒閑着，手按着我的脑袋照样剃，这位又說啦："瞪眼睛怎么的？这是好的，惹急了我还揍你哪；揍完了我就不干了，好賴我比

你强，我家里还有点地，我种地去，我不是非干这个不可，我‘鼓捣’这玩艺儿也吃飯，不‘鼓捣’这玩艺儿也吃飯。”我說：“行啦！你别‘鼓捣’啦，你說这象話嗎？”

乙：是不象話。

甲：我心里的話，要不是我們認識，我非得不答应他不可，旁边那位煽动是非：“你看你，你說那是什么話呀？那是×先生，要換别人，人家怎不揍你呀？那是脑袋，啥叫‘鼓捣’那玩艺儿呀？”我說：“行啦！你也甭說啦。”

乙：这是不象話。

甲：象那个你們俩就别嘰咕啦，他們俩沒完，死气白賴嘰咕。他俩心里都有个主意：“我嘴里說話手也沒閑着，掌柜的問我我也有說的。”尤其是头都剃完了，净剩刮臉啦，这更沒什么啦！擱手摸着刮，有毛就刮。刮来刮去，就听“嗤儿”一下，他一听直納悶儿：哎！怎么这个动靜？仔細一看，把眼眉給刮去一个。

乙：这回可急坏啦！

甲：不着急，由兜里掏出来一顆烟卷点着了。我睡着了不知道，他拿胳膊肘“捅古”我，一边“捅古”一边叫我：“×先生，你醒醒！”我睜开眼睛，我說：“剃完啦？”“沒有。”“沒有你叫我干啥？”“我有点事跟你商量。”

乙：“什么事儿？”

甲：“你老这眼眉是留着，还是剃去呀？”我一听不象話：

“哎！你别开玩笑啊，眼眉留着，别剃去！”“你老早說啊！剃去啦！”

乙：啊？剃去啦！那怎办啊？

甲：我說：“您受累，把那个也剃去吧！”

乙：对，剩一个是不好看。

甲：我有心跟他吵起来吧，我还挺忙，怕耽誤了事，“唉！算了吧！下回我不来啦！”

乙：怎不来啦？

甲：再来耳朵也沒有啦！我走啦，掌柜的也不能答应他啊！

乙：是不能答应！

甲：象那个掌柜的說他几句，他一認錯就完啦！

乙：那么他呢？

甲：他不但不認錯，而且还发脾气。

乙：怎么发脾气？

甲：“怎的？你說我？你不說我我还打算不干了呢！我有能耐，誰家都用我。”說話就脫衣服，眞不干了。

乙：誰家用他啊？

甲：誰家也不敢用他。

乙：怎不敢用他？

甲：他淨剃眼眉，誰敢用他。

乙：那他怎办呢？

甲：他更有主意，他家里有个剃头挑子，挑着挑子到馬路上剃去，穿大街小巷。有一天挑起来挑子，上午八点鐘挑出去啦，也該着倒霉，到下午两点也沒开張。

乙：怎不开張呢？

甲：怕他把眼眉剃去。

乙：噢，都知道啦！

甲：他在馬路上逛了好几个鐘头，肚子也餓了，眼也花了，一摸兜里头还有两毛錢，他买一張餅，买一毛錢肉，卷好了，把凳子放在馬路旁边，坐那剛要吃，那边来一个走道的叫他："你是剃头的嗎？你給我剃剃！光头多少錢啊？""两毛錢！""好吧！你給我剃剃。"他心里这一琢磨：行啦，我这餅錢掙出来啦："你請坐吧！"那位坐那啦，他难心啦。

乙：他难什么心啊？

甲：这餅沒地方擱。

乙：擱兜里。

甲：怕油啦。

乙：那怎办呢？

甲：他有办法，那个凳子上有个抽匣是擱剃头刀的地方，他把抽匣拉开一半，把那卷餅担在抽匣上边，給人家剃完再吃。

乙：这主意倒不錯。

甲：这就倒霉啦。

乙：这怎么倒霉啦？

甲：他給人家正剃头呢，旁边来了一条狗，聞着有餅味，这狗就圍着"轉悠"，一眼就把这餅看着了，过去"当！"一口叼住了餅，扭头就跑。

乙：跑远啦？

甲：跑远就沒事啦！

乙：跑哪儿去啦？

甲：旁边有个台阶，蹲在台阶上就吃。这位剃头的不知道啊。头也快剃完啦，还剩不多。

乙：剩多少？

甲：就剩一撮，一扭身看見那狗正吃呢！这位剃头的心里就火啦。心里琢磨："好容易掙两毛錢，把餅錢掙出来啦，讓它叼去啦！"心里的話你倒別說呀，他順嘴就說出来啦："好啊！这个头給狗剃啦！"那位不知道狗吃餅的事，心里納悶儿："哎，我們倆不認識，怎么开玩笑哪？"把眼睛一瞪瞧着那位剃头的。剃头的沒有瞧見他，正瞧着那狗呢！那狗也怕人，一翻眼睛也瞧着那剃头的，那位剃头的又說話啦：（对着狗說）"你不乐意啊！你不用跟我瞪眼睛，剃完了我才揍你哪！"那位一听可气坏啦："剃完了还揍我，好！剃完了你不揍我我也揍你！"要不說該着出事呢！

乙：又怎么啦？

甲：这狗吃完了不走，还圍着那儿"轉悠"，可把这剃头的气坏啦，实在忍不住啦，把刀举起来，照着狗就砍下去啦。

乙：砍着啦？

甲：沒砍着。"猫竄狗散"跑了。这刀正摔到石头上了。剃头的更火了，头还沒剃完呢，也顧不得剃了，把刀撿起来一看，坏了。

乙：怎么啦？

甲：刀尖也崩了，刀把也折了，这位汗也下来了，冲这把刀

运气！那位不知道啊："怎么剃到半腰，把刀子扔啦？"問問他(用手拍自己脑袋)："嗐！你倒剃啊！""剃不了啦！"

乙：怎么啦？

甲："刀子坏啦！""你刀子坏啦！我剩这撮怎办啊？""那你就留小辮吧！"

乙：留小辮啊？更不象話。

文 昭 关

甲：这位往这一站，象是个說相声的。

乙：可不是么，我是說相声的。

甲：說相声最簡单，不用灯光道具、音乐布景，随便的衣服就能上台。

乙：对啦，什么也不用，有一把扇子就行啦。

甲：甚至于連这把扇子不要都行。

乙：你看着不很簡单嗎，可是其中刻划人物，語气髙低也难着哪。

甲：对，这倆人是說話哪，必須有来言去語，就不能象唱戏似的，还有胡琴随着。說相声你胡琴拉的再好也随不上。

乙：什么样音乐也不能給相声伴奏。

甲：那是一点不假，不用伴奏，上台就說，也省得叫板打家伙。唱戏还得穿戏装，刘备上台戴王帽、穿紅蟒；張飞穿黑蟒黑袴、画花臉；关公是綠蟒袍、夫子巾、画紅臉，这上台就合格！

乙：不錯，上古时代就是那样穿戴。

甲：这話很对，非得穿那样衣服不可，你不信，你叫刘备穿大敞，張飞穿洋服，关公穿皮猴，那上場好看嗎？

乙：不行！那是合乎潮流的事嘛！

甲：对呀！現在跳舞場里都穿西服跳舞，你看有穿蟒袍玉带在那儿跳舞的嗎？

乙：那也不好看啊！

甲：对啦，唱戏不容易。做多少年科，穿上戴上，上場都不容易。不成名还則罢了，要是成了名更得处处加小心。

乙：怎么成了名的还得加小心哪？

甲：不管多大角，疏忽大意，不加仔細，就許在台上出錯！

乙：那在台上出了錯怎么办哪？

甲：那就看这角有經驗沒經驗啦，要是沒經驗的就得落一場倒好。

乙：要是有經驗的哪？

甲：能把这事遮过去。

乙：也有出錯的？

甲：有啊。

乙：誰呀？

甲：你也甭問誰，反正有这么一位，还是名角。这天唱"打棍出箱"，就是"問樵鬧府"，又名"琼林宴"。他覚着是熟戏，就沒擱在心上，快上場啦，跟朋友还說話哪。等一上場就把唱詞給忘啦。

乙：全忘啦？

甲：不，就把第二句那个人名忘啦。

乙：原詞是什么？

甲：四句搖板：

"适才樵夫对我云，

老贼名叫葛登云，

甩开了大步往前奔，

不觉来到贼的府門。”

乙：这詞不挺好記嗎？

甲：是挺好記的詞，可他到場上唱完头一句，第二句就給忘啦，光唱出“老贼名叫……”葛登云仨字給忘啦。

乙：那怎么办哪？

甲：那就看这角有沒有經驗啦，这位角就有經驗，剛要叫倒好，他把三个手指头一捏：“哎呀！且住！”这在戏班里叫“住头”，把打鼓的吓的一机灵：这上也沒这个呀！角叫打住头就打吧，我要不打这錯不在我身上啦？赶紧打住头。打鼓的打完住头，道白：“适才樵夫对我說的明明白白，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乙：他是想不起来啦嗎？

甲：他忘啦。

乙：那怎么办哪？

甲：这不道完白啦，一拉长声，又叫起板来了，这个名叫“乱錘”，手往太阳穴那儿一扶：“单說是这这这……”打鼓的就給打乱錘。

乙：那怎么个意思哪？

甲：手往太阳穴那一扶，太阳穴那有一块灵机骨，人要忘了什么事，一扶那灵机骨，就想起来啦。

乙：摸那儿有什么用意哪？

甲：在台上轉，走到打鼓那儿要問問打鼓的，因为这打鼓的对这全出戏都明白。

乙：那就説我忘啦你告訴我？

甲：那有行話。

乙：什么行話？

甲：管打鼓的叫“合字”，忘不説忘，説“墊啦”，这个角轉到打鼓的那儿：“合字，我墊啦。这句是什么？”打鼓的説了一句話，把角吓了一跳。

乙：打鼓的説什么？

甲：“你墊啦，我也墊啦。你再来一圈吧！”角説：“哎呀！不凑巧哪！”

乙：怎么不凑巧哪？

甲：打鼓的他也忘啦。

乙：是不凑巧。

甲：这是不是疏忽大意？

乙：可不是。

甲：还有哪。

乙：誰？

甲：你甭管誰啦，反正有这么一位唱花臉的。这天唱《火燒連营》，他扮孙权，上場就一句报名，可是他还給忘啦。

乙：那怎么忘的呢？

甲：怎么忘的？沒上园子的时候，在家淨惦記着短姓孙的二十元錢，今儿該給人家啦。扮好妝一上台，应該一报名：“俺，孙权。”这就完啦。他惦着該姓孙的二十元錢，正巧楼上往楼下扔手巾把，这么一晃，把孙字説出来啦，权字忘啦，他念到“俺，孙——”拉起长音来

啦，有位听戏的也损点儿，就喊："对表吧，十二点啦。"場上人都知道他忘詞啦，这个也告訴他权，那个也告訴他权。

乙：听着啦沒有？

甲：这角就沒經驗，一忘詞儿，眼也花啦，耳朵也嗡嗡啦，心里也糊涂啦。有一个打旗的要告訴他权，怕台下听見。

乙：那怎么办哪？

甲：这打旗的机灵，用旗一挡，冲这角一伸拳头，角也看着啦，也想起是孙权，一着忙嘴里說錯啦！

乙：他說什么？

甲："俺，孙——錘。"三国有个孙錘嗎？

乙：这事儿眞新鮮。

甲：不新鮮，有的是，就看你上場注意不注意啦。那好角上場都檢查檢查穿戴对不对，要是一馬虎就容易出錯。还有这么一位名角，这次唱《文昭关》。

乙：又忘詞啦？

甲：不是忘詞。

乙：那还有什么錯啊？

甲：在服裝上出錯啦。《文昭关》是伍子胥过关，应当戴文生公子巾，穿箭袖馬褂，云衫紅彩褲，粉底靴子，套子大带，手拿馬鞭，腰里挂着宝劍。上場后，来到台头一跺脚："咳！"那意思是叹息过不了关，接着唱四句快板：

"过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滚油煎，

腰中枉带三尺劍，

不能报却父母寃！”

后台宝劍等等都挂在墙上，上場的时候，跟包的把宝劍摘下来，往角腰上一挂，就出去啦。那天这跟包的跑肚，要去解手，就告訴那拉包月車的：“哎！”往墙上一指：“上場时候你給挂上。”跟包指的是宝劍，可是宝劍跟腰刀紧挨着，拉車的是外行。角那么一叫：“馬来！”就要上場啦，这拉車的过去摘下来腰刀就給挂上啦，角也不知道就上場啦。下边听戏的都楞啦：“哎，二哥，今儿不是《文昭关》嗎，怎么改《杀庙》啦？”《杀庙》那韓祺跟伍子胥一样打扮，而带的是腰刀。这位剛要喊倒好，那边那个給拦住啦，那个明白，說：“这几句戏詞里有宝劍，等他一唱宝劍，他带的是腰刀，那时候咱們再喊倒好。”角也不知道。可是每天上場一掀帘，就鼓掌欢迎，今天上場台下边鴉雀无声，都瞪眼看他，他心里就想出什么毛病啦，等往台头里一走，一手拿馬鞭，一手应当扶宝劍，今天一扶这宝劍，心里就害怕啦：“啊？这是宝劍嗎？”这常上台的都有經驗，腰刀的把是弯的，宝劍的把是直的。他这一摸是弯把的，是腰刀，心里就恨那个跟包的：“怎么給我挂上腰刀啦！”这要是旁的戏还不要紧，这出戏戏詞里有宝劍啊！这位角就有經驗，在无可奈何之下，当时在台上現改現編，抓了四句詞，把倒好压下去，还来个正好。因为这四句詞改的还挺圓全。

乙：他怎么唱的？

甲：来在台头跺一下脚，“咳！”

乙：叹息过不去关。

甲：不是！叹息跟包的給我把腰刀挂上啦，这就唱：

“走了一遭又一遭，
心中好似滚油澆，
一路的盘費花完了，
我卖了宝劍就挎出腰刀！”

乙：卖啦！

邪批三国

甲：說相声的談今論古，三国演义、东西汉、紅楼、聊斋、水滸傳……

乙：要提起三国，我可知道的最徹底。

甲：你对三国有研究？請問你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誰最有能耐？

乙：能耐最大的就是諸葛亮。

甲：諸葛亮有何能耐？

乙：諸葛亮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明阴阳，懂八卦，运筹幃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危坐，自比管仲、乐毅；笑傲风月，未出茅廬就知三分天下。諸葛亮乃一国軍师，可称起士之奇才！三国里就数諸葛亮能耐。

甲：諸葛亮要是能耐大，七星灯借寿怎么会死到司馬懿手里哪？

乙：这个……那就是司馬懿有能耐。

甲：司馬懿有什么能耐？

乙：司馬懿乃是領兵大元帅，統带千軍万馬，执掌生杀之权，攻、杀、战、守，抽、撤、盘、还，无一不曉。就拿取街亭說吧，不用自己去，派張郃一战成功。司馬懿有多能耐！

甲：司馬懿要是有能耐，得了街亭，怎么还叫赵云追的滿街乱跑？

乙：那么这一說是赵云最能耐。

甲：赵云有什么能耐？

乙：赵云是常胜将軍，百战百胜。长坂坡前一場大战，单枪独馬，敌住曹操八十三万人馬，闖出重圍，救出阿斗。那是多大的能耐？

甲：赵云要有能耐，到了当阳桥，为什么还讓張飞給断路哪？

乙：那就是張飞有能耐。

甲：張飞要有能耐，虎牢关战吕布，怎么哥儿仨打人家一个？

乙：那是吕布有能耐。

甲：吕布要是有能耐，白門楼怎么会死在曹操手里？

乙：那是曹操有能耐。

甲：曹操有能耐，火燒战船，怎么把胡子都燒沒啦？

乙：要照你这么說……

甲：誰有能耐？

乙：你有能耐。

甲：我有什么能耐？

乙：你把我問住了，还沒能耐嗎？

甲：你就知道看人家的优点，你不知道人家的缺点。

乙：缺点我也知道，就是不說。

甲：为什么？

乙：得罪那个人干么？

甲：你說这話不对，做事情要站稳立場，优点应該提出表揚，缺点应該提出批評。

乙：噢，优点提出表揚，缺点提出批評，話虽然很对，可是我上哪找諸葛亮去呀？

甲：我沒讓你找諸葛亮，我是說事情应該这样做。如此看来，你对三国演义还是沒什么研究。請問你三国演义是誰作的？

乙：罗貫中。

甲：什么人批过？

乙：有好几位哪，金批——金声叹；御批——四帝乾隆；毛批——毛宗岡。

甲：还有。

乙：还有什么？

甲：还有×（以演員姓为代表）批！

乙：什么×批？是古人嗎？

甲：不，是今人。

乙：姓什么叫什么？

甲：×××。

乙：噢，就是你呀！

甲：对啦！

乙：金批、御批、毛批我全看过，您这×批我可沒看見过。

甲：可以买一本看看。

乙：新华书店有嗎？

甲：不好买。

乙：貨缺？

甲：不，还沒出版哪。

乙：廢話！沒出版說它干什么！

甲：我可不敢說是批三国。

乙：是什么？

甲：我这叫与讀者共同討論。

乙：怎么？

甲：你也爱看三国，我也爱看三国，我們在三国里头提出点問題，互相来研究研究，討論討論。

乙：那好哇，三国里头有不知道的，你就問我。

甲：噢！你都知道？我問你为什么叫三国？

乙：北魏、西蜀、东吳，此为三国。

甲：十八路諸侯討董卓，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哪？

乙：那个……他們都沒成事。

甲：三分归一統，为什么不叫一国？

乙：那不是以后嗎！我說的不对嗎？那您說为什么叫三国？

甲：三国里带“三”的节目多，故此叫三国。

乙：全有什么哪？

甲：拿过来三国您看，头本第一回那个目录里头就有个三字。

乙：什么三？

甲：“宴桃园豪杰三結义”有三沒有？

乙：有啊！还有什么？

甲：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統”有三沒有？

乙：就三两个呀？

甲：还有哪：“虎牢关三战呂布”、“屯土山关公約三事”、

“刘玄德三顧茅廬”、“陶公祖三讓徐州”、“荆州城公子三求計”、“袁曹各起馬步三軍”、“三江口曹操持兵”、“定三分隆中决策”、“三江口周瑜縱火”、“諸葛亮智取三城”、“三气周瑜”、“三擒孟获”……

乙：七擒孟获！

甲：三擒！

乙：那怎么是三擒哪？

甲：先有三擒，然后才有七擒，你得經过三擒，才能到七擒哪，不能由二擒就蹦到四上去！

乙：噢！这么个三擒哪，还有什么？

甲：三出祁山。

乙：六出祁山！

甲：二三如六。

乙：小九九哇！

甲：三伐中原。

乙：哎，九伐中原！

甲乙：三三見九。

乙：我就知道嘛。

甲：这是明三，三国里还有暗三。

乙：什么叫暗三？

甲：三国里有三妻、三不明、三不知去向、三匹驢、三張断三桥、文官三丑、武将三俊、三个不知道，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乙：你这是什么呀？这么乱！你說这話我好有一比。

甲：比从何来？

乙：蛤蟆跳井——

甲：怎么講？

乙：不懂（扑通）。

甲：不懂不要紧，我可以給你講。

乙：我先問你什么叫三妻？

甲：妻是夫妻的妻。头一个是猎戶刘安杀妻供主。

乙：第二个？

甲：刘备抛妻。刘备要不抛妻沒有回荆州。

乙：第三个？

甲：吕布貪妻。吕布要不貪妻，沒有白門楼。

乙：什么叫三不明？

甲：三国里有三个人，他們的姓名不明。

乙：头一个？

甲：是有姓无名。

乙：誰？

甲：乔閣老。

乙：噢！东吳的，他不是姓乔名閣老嗎？

甲：不对，閣老是皇亲，說白話就是老丈人，他就有姓沒名。

乙：有名。

甲：叫什么？

乙：叫乔玄。

甲：你是在三国里头看到的？

乙：不是。

甲：哪儿学来的？

乙：听戏听来的。《甘露寺》里头有。

甲：我就知道你是听戏听来的。

乙：怎么？

甲：唱戏到台头要报名，就是介紹剧中人物，不能报乔閣老，閣老是老丈人。光报姓不报名也不好听，“老夫，乔——”乔什么呀？因此戏剧演員給他編出个名字叫乔玄。

乙：他为什么叫乔玄哪？

甲：三国原文上沒有，历史綱鉴上查不着，这个名字还在那悬（玄）着哪。

乙：噢，这么个乔玄哪。第二个是誰？

甲：第二个有名无姓——貂蟬。

乙：哎，貂蟬有姓。

甲：姓什么？

乙：姓貂名蟬。

甲：不对，她是王司徒的一个歌姬，原文上沒姓，就叫貂蟬，是有名无姓。

乙：第三个是誰？

甲：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乙：什么人？

甲：就是“張翼德怒鞭督郵”，那个督郵无名无姓。

乙：哎！那不是姓督名郵嗎？

甲：不对，督郵是当时的官銜，就相当于現在的稅务局长。督郵是无姓无名，他剛一露头沒等报名，就叫張飞給打

回去了。以后再不提他了。我看这个人就是为挨打来的。

乙：噢，这是三不明。什么叫三不知去向呢？

甲：对，有三不知去向。貂蝉不知去向，徐庶不知去向，督邮被打完了可也不知去向。

乙：啊，还有什么三匹驢？

甲：对，三国里头有三匹驢。

乙：头一匹？

甲：呂伯奢騎驢沽酒。

乙：哎，不錯，有。第二匹？

甲：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有一匹驢。

乙：他哪有驢呀？

甲：有啊，在三顧茅廬的时候，不是黄承彦騎驢过小桥嗎！有一首《梁父吟》，那里就有一匹驢。

乙：在哪有？

甲：我念念你听：

“一夜北风寒，

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飄，

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虛，

疑是玉龙斗，

紛紛鱗甲飞，

頃刻遍宇宙，

騎驢过小桥，

独叹梅花瘦。”

这里边不是有匹驢嗎？

乙：第三匹？

甲：諸葛亮有个哥哥諸葛瑾……

乙：对！东吴的謀士，号叫子瑜。

甲：他长的是什么相貌？

乙：他长的是驢臉。

甲：哎，长臉膛，大下巴，长的跟驢一样，哎，他、他、他就算一匹驢。

乙：啊！拿人比驢，这什么話呀！

甲：哎！他是有一匹驢。有一天东吴的孙权大宴群臣，內中就有諸葛子瑜，他带他儿子去的。他儿子叫諸葛确，那年才七岁，一块去了。在赴宴的时候，文武百官跟諸葛子瑜开玩笑，一看他那臉长的跟驢臉似的，就拉过来一匹驢，在那驢脑門上写了四个字“諸葛子瑜”，大家一看哄堂大笑。你說諸葛子瑜急又不能急，这是开玩笑；不急吧，当众受辱。正在难受的时候，他儿子諸葛确一看，他爸爸面紅耳赤，小孩有办法，拿起笔在驢头上那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两个字。

乙：什么字？

甲：“之驢”。这样一念就好听了，“諸葛子瑜之驢”，言其这匹驢是他們家的。吃完了喝完了，还把这匹驢拉他們家去啦。

乙：噢，这是三匹驢。那三張断三桥哪？

甲：第一，張飞喝断当阳桥。

乙：二？

甲：張任断过金雁桥。

乙：三？

甲：威鎭逍遙津，張辽断过小石桥。

乙：文官三丑？

甲：夏侯敦是猴相、諸葛瑾是驢相、龐統是七孔朝天，这是文官三丑。

乙：武将三俊哪？

甲：吕布、赵云、周瑜，这是武将三俊。

乙：还有什么？

甲：还有三个不知道，問誰誰也不知道。

乙：你不知道問我呀，我全知道。

甲：你知道？我問你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不知道。

甲：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不知道。

甲：張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也不知道。

甲：哎，这就是三不知道。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

乙：那你知道嗎？

甲：我当然知道啦！

乙：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紀。

乙：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何。

乙：張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吳。

乙：三国原文沒有哇！

甲：有，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仰面长叹，說了一句。

乙：說什么？

甲：說："既（紀）生瑜，何生亮？"这就是說紀（既）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諸葛亮。

乙：哎，不对，人家是說既然生周瑜何必再生諸葛亮；

甲：我就这么体会！

乙：好，那張飞他姥姥家为什么姓吳哪？

甲：你沒看老太太管小孩，不有那么一句話嗎："你这个孩子，总出去惹禍！眞是无（吳）事（氏）生非(飞)！"这就是吳氏老太太生的張飞！

乙：噢，这么講啊，象話嗎！还有什么？

甲：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乙：第一个？

甲：刘备卖过草鞋。

乙：不錯，織席販履嘛！第二个？

甲：張飞卖肉。

乙：对，屠戶出身嘛。第三个？

甲：你沒听明白嗎？刘备卖草鞋。

乙：唉！我問你第三个？

甲：啊！是啊！張飞卖肉。

乙：哎！你等一等。第一个是刘备卖草鞋，第二个是張飞卖肉，这第三个哪？

甲：啊，有啊，你别着急啊！

乙：第三个？

甲：第三个……哎，赵云……

乙：赵云卖什么呀？

甲：赵云卖粘糕嘛！

乙：赵云多会儿卖过粘糕？

甲：你看过《天水关》这出戏嗎？

乙：看过呀！

甲：《天水关》这出戏，姜維在教場一傳令，那几句流水板，就把赵云卖粘糕給唱出来了。

乙：怎么唱的？

甲：（唱）“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

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卖）年（粘）高（糕）。”

他老卖粘糕！

乙：去你的吧！

哭 笑 論

甲：相声不但要有丰富的內容，而且还要有健康的笑料，笑对人是有好处的，常言說的好：笑一笑……

乙：十年少。

甲：你說什么？

乙：笑一笑，十年少。

甲：你这話不正确，什么叫笑一笑十年少哪？

乙：就是这个人笑一笑，就能“少兴”十年。

甲：笑一笑就减去十岁？

乙：不錯。

甲：你今年多大岁数？

乙：我今年三十六。

甲：就說你四十岁好啦。

乙：哎？为什么給我添四岁哪？

甲：你要嫌岁数大可以笑一次：“哈哈哈哈……”减去十岁，四十岁去十岁，你不就三十岁啦。

乙：三十岁还大。

甲：那你再笑一次：“哈哈哈哈……”二十啦。

乙：二十岁好啦，正在青年。

甲：你如果再笑一次：“哈哈哈哈……”可就十岁啦。

乙：嘿！儿童时代啦，更好。

甲：你可不能再笑啦。

乙：怎么？

甲：你再一笑："哈哈哈哈……"沒啦！

乙：哪去啦？

甲：把你笑化啦。

乙：不象話啦。

甲：应該說："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笑，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乙：对人有什么帮助？

甲：听几段相声，哈哈一笑，能够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能够增加飲食，强壮体格，补助精神之不足。

乙：噢！比吃順气丸都好，有这么大好处。

甲：笑与笑还不同，要分多少种笑。

乙：那笑又有什么分别？

甲：仅我个人知道的，有眞笑、假笑、文笑、武笑、冷笑、美笑、哄堂大笑、似笑不笑，还有一种是想笑又不敢笑。

乙：你說这話好有一比。

甲：比从何来？

乙：比做蛤蟆跳井——

甲：此話怎講？

乙："不懂"！

甲：我可以給你解釋。

乙：那我問你什么是眞笑？

甲：眞笑是发于肺腑，打心里笑出来的叫眞笑；假笑是装出来的。唱京戏大花臉的笑，那完全是假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干打哈哈他不笑。

乙：噢！这就是假笑。什么是文笑？什么是武笑？

甲：文笑是有笑无声，有笑沒什么动作；武笑是动手动脚，我要是武笑，你在我旁边，頂少也得挨我两巴掌。

乙：怎么笑哪？（甲笑着打乙）你别打人哪！这武笑我受不了。什么是美笑？

甲：美笑，姐儿俩說話，說了两句笑話，姐俩都笑啦，那是美笑。

乙：怎么美哪？

甲：好比你是我姐姐，我是你妹妹，咱俩学学你看着。（二人学女子笑动作）“喲！这不是姐姐嗎？”

乙：“是我，妹妹呀，你干么去？”

甲：“我上百貨公司买牙膏去。”

乙：“哼！哪儿是上百貨公司去，又是找你爱人去。俩人还沒結婚哪，总找人家干么？”

甲：“喲！你这是干么呀？”

乙：“这怕什么呀，說着玩儿哪！”

甲：“你这干么？这是？”（二人对笑）

乙：噢！这就是美笑。什么是冷笑哪？

甲：就是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两个人有意見互相不提，心里都是憋着气！那种笑，是冷笑。

乙：怎么笑哪？

甲：“嘿嘿！嘿嘿！……”

乙：这就快打起来啦。为什么要这样笑哪？

甲：这里面有一句話沒能說出来，說出来就打起来啦。

乙：可以說出来嗎？

甲：我說出来咱倆就打起来啦！

乙：你說吧，不要紧。

甲："你干么？瞧你这德行！"

乙："啊！怎么的？打架你行嗎？"

甲："嘿！他媽的！"

乙："你他媽的！"

甲：你看怎么样，这就快打起来啦吧，这就是冷笑。

乙：这笑有一定的笑。这笑要換一換行不行哪？

甲：不行，你要換过来，把冷笑和美笑換換，应該冷笑的美笑，那打不起来啦。你不信試試："干么呀？你瞧你这德行！"

乙："你的德行好！干么呀？打架你行嗎？"

甲："喲！"（二人美笑）

乙：这好看嗎？

甲：好难看。

乙：什么是哄堂大笑？

甲：哄堂大笑是笑出来快，回来的时候慢。就是說突然的笑出来，哈哈大笑，笑声沒啦，笑容得一点儿一点儿地收回来。

乙：那怎么笑？

甲：我学学你看。（学哄堂大笑）

乙：嗬！这么麻煩。这笑来的这么快，回去的这么慢嗎？

甲：对啦。要回来的跟笑的一样快，那就不好看。

乙：你学一学，来的快，回去的也快。（甲笑，两头都快）这是有精神病。

甲：可是也沒有这么笑的。

乙：你对笑上眞有研究。

甲：当然有研究啦。我来間你，笑从哪儿来？

乙：这很簡单，从臉上来。

甲：臉在哪儿长着哪？

乙：这就是臉。

甲：那是腮帮子。

乙：噢，这是臉。

甲：那是鼻子。

乙：这是臉？

甲：那是下巴。

乙：哎，我臉哪儿去啦？

甲：你都沒臉啦。

乙：你才沒臉哪。

甲：怎么你連臉都找不着啦。

乙：可說呢，哪儿是臉哪？

甲：整个面部叫臉。笑并不是打臉上来。

乙：你說打哪儿来呀？

甲：打嘴犄角和眼犄角。笑，嘴犄角往上，跟眼犄角往一块凑合；哭是嘴犄角跟眼犄角往下耷拉，你要不信，你注意我的臉，看我的嘴犄角和眼犄角，我先笑后哭，笑就好看，哭就不好看。

乙：你学学我看看。（甲先学笑后学哭）这哭是不好看。

甲：这哭也分多少种。我个人知道的有眞哭、有假哭、有嚎、有泣、有悲、有痛，还有悲痛交集。

乙：什么是眞哭？

甲：女人哭丈夫是眞哭，要是北京人哭出来还有腔有調。因为这是个风俗习慣。

乙：有什么腔調？

甲：三眼一板，三咳咳一个后勾，要哭丈夫不哭夫，哭天。“我的天呀！”

乙：怎么哭哪？

甲：丈夫的灵在那儿停着，女人在那守灵哭，把腿一盘，手里拿块手絹，托着下巴頦，这手拍着膝盖。（学哭）“我的天儿呀！唉……唉……唉……（一个后勾）”

乙：就这味呀。

甲：这个后勾，就得擱在后头，要擱前边，把人都吓跑啦，那个唉唉就要三个。

乙：不能多嗎？

甲：多了就不象哭啦。“我的天儿呀！唉……唉……唉……唉……唉……”这成唱啦。

乙：什么是假哭？

甲：拿脑袋撞棺材，看着好象眞哭，其实是假的。

乙：什么人撞棺材哪？

甲：好比你媽死啦。

乙：为什么单説我媽死啦？

甲：这是个比方。

乙：你这么比方可不好。

甲：你别着急，我給你学这个假哭。你媽一死，你姐姐在婆家那头儿听着信啦，要回来祭奠，可是娘俩感情并不太好，那么你姐姐哭哪，不能显出来娘俩不好，撒潑打滚的一哭，拿脑袋一撞棺材，就假起来啦。

乙：你学学怎么哭的？

甲：你姐姐坐三輪由婆家来到了娘家，下了車一进門就哭：“我的媽呀！你死不給女儿我送个信儿，喲！三輪車錢还沒給哪，賬房把車錢給了！狠心的媽呀，你这一死不要紧，撇下了女儿依靠誰？茶房給我倒碗茶来！”（学哭音）

乙：嗬！还要喝碗茶。

甲：“我难見的媽呀！誰有烟卷給我一支！”

乙：还抽烟哪！

甲：“媽呀！火柴，給我点着。”

乙：这个痳煩。

甲：“你这么一死不管我，撇下了你，閃下了他。你要有灵有圣，把孩儿我也带去吧！”“当！”脑袋往棺材上一撞，可巧棺材头前有个碴儿，把头发挂住啦。她以为她媽眞打棺材里伸手抓她来啦，一害怕把实話說出来啦：“唉呀！媽呀！我先不去啦。”

乙：不去？別說好不好。什么是悲痛交集哪？

甲：悲痛交集可就不好講啦。我举个例子来說：夫妻两个人感情挺好，他們自由結婚，結婚后不到四年生了两个孩子，大的剛会走，小的还沒有摘奶，婚后这几年俩人甭

說打架，連臉都沒紅过，男的外边工作， 女 的 料 理家务，撫养孩子，互助互爱，甭提多么和美啦。女的很不幸，突然得急病死啦。这时男的心里是悲痛交集，悲的是两个孩子沒人照看，痛的是这么好的爱人死去啦。可是心里头多么难过，也不能哭出声来，你多会見女的死啦男的大哭大叫："老婆子呀……"沒这么一个。虽然不哭出来，可是那滋味比哭还难过。眼泪在眼圈里轉，怀里抱一个孩子，手里領个孩子，死去的爱人在床上挺着，又正是秋天，树上的叶子不断落下来，天再下着濛濛細雨，桌上的葯方子有一大落，床上擱着沒补完的袜子，沒織完的毛衣，男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自言自語地叨念："一时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你要早死一年沒有这第二个孩子，你要晚死几年把这俩孩子全拉扯大了。你今天死叫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单身汉，带着两个孩子怎么生活下去？"正說着哪，大孩子說："爸爸，我要媽媽！"他听了这句話，那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难过，可是还要哄孩子："你不 要 找 你 媽啦，你媽上你姥姥家去啦。"

乙：上哪个姥姥家去啦？

甲：猛然抬头，看見墙上那張訂婚象片，这个时候脑子里就回忆起他們在恋爱时候啦，嘴里說："你还記得，有一天，我們两个人在公园一块玩，你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你跑的非常快，我就紧紧的追呀，追呀，想不到今天你死啦。"在眼前又发現一个东西。

乙：什么？

甲：結婚的象片。"你看你这个姿势摆的多么好，在我們結婚那天，很多亲友来鬧喜，大家要求你講我們恋爱經过，你始終是不开口。等大家都走啦，我問你，平常你不是又能說又能唱，說的流利，唱的好，为什么今天那样难为情哪？你回答了我一句很合理的話，你說：'沒有經驗。'你的話多么幽默。"这时候門外有人叫門。

乙：什么人？

甲：把兄弟老二，不知道嫂子死啦："大哥，开門！"他一听門外有人叫門，赶快把眼泪擦干，害怕朋友看出来，把門一开，老二一看："哎呀！哥哥……眼睛怎么都紅啦？眼泡都肿啦？""兄弟，你嫂子她死啦！""啊？怎么嫂子死啦？哎呀，这是怎么說的！哥哥你可千万别难过，她死了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两个孩子还要靠你撫养，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不劝还好，一劝他心里更难过了。可是心里难过嘴里还要說漂亮話，这个表情可难看啦："兄弟，你放心吧，她死了是救不活的，我哭也是沒用，再說我也不能哭，我要哭恐怕人家笑話，我哪能哭哪？兄弟！你看我这是哭嗎？"

乙：这不是哭是什么？

甲："哥哥，好啦！我到里边看看去。"到里边一看，果眞是死啦。什么时候最悲最痛？就是棺材来了一入殮，棺材盖往上一盖，剛要下楔，这时候最难过，嘴里說話都变了味："别忙！我再看她最后一眼。"把棺材盖打开，抱着两个孩子，走到棺材跟前，拿出来手絹先給两个孩子擦擦眼睛，然后再給死人擦擦眼睛："好吧！你去

吧。先别盖！兄弟，那床上有一套被褥，給她装棺材里，讓她带去吧，免得路上冷。别忙！床底下有一双皮鞋，箱子里还有两双高腰絲綫袜子，那是她跳舞穿的，她死啦，不能跳舞啦，給她装在棺材里讓她带去吧。这些东西我不能看，将来我看了就要想她。别忙！还有哪，那抽屜里有一个口琴，沒事的时候，她吹着，我唱着，她吹的才好哪，132435……可是現在她一死，这个东西我也不要，讓她带去。墙上还有一把胡琴，我拉她唱，这东西給她装里。皮箱里还有两件旗袍，是她最爱穿的，也給她装里，还有一件大衣，也給她装棺材里。門外还有一輛自行車……”

乙：也装进去？

甲：太大，装不进去。

鈴 鐺 譜

甲：您这是干么来啦？

乙：說相声。

甲：說相声叫什么行子？

乙：无所不知，百行精通，什么事都明白。

甲：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要在台前領教。

乙：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說出来，何言領教二字！

甲：我在小河沿看見一个老虎。

乙：什么形象？

甲：四条腿，茶碗大小，沒有尾巴，渾身綠疙瘩，还叫喚。

乙：怎么叫？

甲：呱！呱！呱！

乙：那不是老虎，书上正字叫青蛙，俗称蛤蟆。

甲：蛤蟆这么点个东西，怎么叫喚声音那么大？

乙：就这个你不明白？那我可以告訴你。皆因那种动物肚大、脖憨、口敞，所以叫喚声大。也不光是蛤蟆，是凡肚大、脖憨、口敞的，叫喚出声音都大。

甲：是肚大、脖憨、口敞的叫喚声音就大？我們家那个紙簍子，肚也大，脖也憨，口也敞，它怎么連叫喚都不叫喚哪？

乙：那是竹子編的，別說叫，連响都不响。

甲：竹子編的不响。那和尙、老道吹的笙都是竹子編的，怎么一吹就响哪？

乙：那竹子編的有眼，竹子帶眼儿就响。

甲：我們家有个大米篩子，那是竹子編的，上头淨是眼儿，怎么不响哪？

乙：那是圓的、扁的不能响。

甲：圓的、扁的不响。戏台上敲那鑼，也是圓的、扁的，怎么一敲就响哪？

乙：鑼当間有个臍。

甲：那鉄鍋也有臍怎么不响哪？

乙：鑼是銅的，鍋是鉄的，銅的响，鉄的不响。

甲：鉄的不响。庙里挂那鐘也是鉄的，怎么一敲就响哪？

乙：庙里那鐘是挂着的，鉄的挂起来的就能响。

甲：噢，鉄的挂起来就响。我們家那秤砣挂了八年啦，一回也沒响。

乙：那是死的，不能响。

甲：炸彈也是死的，怎么一扔就响哪？

乙：炸彈里有葯，有葯的就响。

甲：葯鋪里淨是葯，怎么不响哪？

乙：葯鋪里那葯是入口的，入口的不响。

甲：泡儿糖也入口，那泡儿糖怎么响哪？

乙：那泡儿糖里有胶性，有胶性的就响。

甲：有胶性的就响。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哪？

乙：胶皮鞋挨地不响。

甲：三輪車放炮怎么响哪？
乙：那里有气，有气的能响。
甲：你肚子里有气沒气？
乙：有啊！
甲：它怎么不响哪？
乙：那肚子一响不玩完啦嗎！你这不开玩笑嗎？
甲：我这是成心气你。你还别說，我还貝見秤砣响过。
乙：在什么地方秤砣响啦？我沒見过。
甲：在乡下，大車底下有个秤砣，車一走当啷当啷直响。
乙：你說的那不是秤砣，那是鈴鐺。
甲：那叫什么鈴？
乙：那叫开道鈴，又叫开車鈴。
甲：为什么要安它哪？
乙：乡下大道很窄，只能走一排車，又是曲曲弯弯。有弯的地方，这边来輛車，那边也来輛車，都不知道，走近了就碰上啦。要有这个鈴鐺哪，那边鈴鐺一响，这边車听見啦，赶紧找个寬敞地方一讓，过去啦，这叫开車鈴。
甲：領教，領教。
乙：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甲：沈阳有四座宝塔，那塔尖上也有鈴鐺，那叫开塔鈴啊？怕南塔上北塔串門去两塔碰上，是吧？
乙：那不叫开塔鈴。
甲：那叫什么鈴？
乙：那叫惊鳥鈴。

甲：什么叫惊鳥鈴？

乙：塔尖上油漆彩画挺干淨，不安鈴鐺，小鳥飞上去拉屎，安上鈴鐺，风一刮就响，把小鳥就吓跑啦。

甲：領教，領教。

乙：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甲：我看你媽头上戴那九連环，那也是惊鳥鈴嗎？怕小鳥上你媽头上拉屎去是不是？

乙：你胡說！小鳥上你媽头上拉屎去。不明白你也問問，别順口胡說！

甲：那叫什么鈴哪？

乙：那叫长寿鈴。

甲：因为什么叫长寿鈴？

乙：那年我媽七十正寿，我磕头弟兄給我媽做寿，我請他們吃飯，他們拿出倆錢来給我，我也不能要；他們大伙給我媽打了个金九連环，上边有个鈴鐺，那意思是我媽能活一百挂零，因此叫长寿鈴。

甲：領教，領教。

乙：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甲：我看你們孩子胳膊上戴的鐲子，那上边也有个鈴鐺，那也叫长寿鈴嗎？

乙：唉！那不叫长寿鈴，那叫百岁鈴。

甲：怎么又叫百岁鈴？

乙：就是我們小孩做百日的时候，我磕头弟兄給打的。取吉利說是百岁鈴。

甲：領教，領教。

乙：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甲：你爸爸爱玩鹰，那鹰尾巴上也有一个鈴鐺，那也是你磕头弟兄給它打的百岁鈴嗎？

乙：不对。那叫引人鈴。

甲：什么叫引人鈴啊？

乙：我爸爸架鹰上山拿兎子去啦。鹰飞远了把兎子抓住啦，我爸爸看不見啦，可是鹰尾巴上有一个鈴鐺，鈴鐺一响，我爸爸奔那声音去就把鹰找着啦。所以說那叫引人鈴。

甲：我看你媳妇头上戴那朵花上，不也有个小鈴鐺嗎？那也是引人鈴吧？

乙：你胡說！那不叫引人鈴，那叫躲避鈴。

甲：什么叫躲避鈴？

乙：在旧社会有那个风俗，兄弟媳妇不行見大伯子，見大伯子害臊。我們哥儿三个，我最小，我俩哥哥都是我媳妇大伯子。有时候，我哥哥上我們屋拿东西，或是有什么事儿，赶上我媳妇給孩子吃奶或是洗臉，敞胸露怀的，我哥哥要是一拉門进来，两下都不好看。我媳妇头戴那花上有个鈴鐺，我媳妇洗臉那鈴鐺就响，我哥哥听見就不进去啦。在外边說：“弟妹呀！把那什么东西給我拿出来呀！”省得碰上。

甲：你們那磨房那个驢的脖子上有个鈴鐺，那也是躲避鈴嗎？那是怕驢大伯子进去碰上害臊嗎？

乙：你胡說！驢还有大伯子嗎？

甲：那叫什么鈴哪？

乙：那叫偷嘴鈴。驢拉着磨，那鈴鐺总响，鈴鐺一不响，必是那驢偷嘴吃啦。所以那叫偷嘴鈴。

甲：我看你媽睡覚那头置有个鈴鐺，那也是偷嘴鈴吧？

乙：你胡說！我媽睡覚头置的那是惊醒鈴。

甲：怎么叫惊醒鈴哪？

乙：我爹好在外边玩，听戏啦，看电影啦，耍錢啦，半夜才回来，院里人家多，我爹一打門，吵的四邻不安，都叫我們搬家。我媽那人和睦乡里，特意在睡覚的头置安那一个鈴鐺，拴在一根繩上，把繩子扯到大門口，把門框穿个眼儿，把繩子捅过去，在外头繩头上綁个胶皮套。我爹回来晚了，一拉皮套，屋里鈴就响啦，我媽就叫我：“××呀！你爹回来了，快开門去吧！”这是惊醒鈴。

甲：对啦，我想起来了，有一回你爹在外边耍錢輸了，朝我借，我沒有，你爹打发我到你們家去取錢。到你們家，我一拉皮套，里边鈴就响啦，你媽說：“××呀！你爹回来了，快开門去吧！”

乙：象話嗎！

繞口令

甲：来了？

乙：来啦。

甲：咱們說一段相声。

乙：对。

甲：咱們說什么呢？

乙：离不开說、学、逗、唱，对个对子，打个灯謎，說个繞口令。

甲：你会說繞口令？

乙：怕你不会說。

甲：只要你会說，我就能說。

乙：好，你說这个：“长虫鉆磚堆。”

甲：长春……

乙：不对。

甲：长虫……一大堆。

乙：什么呀？长虫鉆磚堆。

甲：长出穿专追。

乙：你呀，要命也說不上来。

甲：长虫鉆磚堆。

乙：喲，眞說上来了。

甲：逗你玩儿，这算什么呀。“长虫鉆磚堆，长虫圍着磚堆轉，轉完了磚堆，长虫鉆磚堆。”

乙：我再說……

甲：“长虫圍着磚堆轉，轉完了磚堆，长虫鉆磚堆。”

乙：你再听这……

甲：“长虫圍着磚堆轉，轉完了磚堆，长虫鉆磚堆。”

乙：行啦，别沒完沒了的。你再听这个。

甲：哪个我都行。

乙：“門外有四匹伊犁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甲：“門外有四匹伊犁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門外有四輛四輪大馬車，你爱拉哪两輛拉哪两輛。”你再听这个：“南門外有个面鋪面冲南，面鋪挂着藍布棉門帘，摘了藍布棉門帘，瞧了瞧，南門外头面鋪面冲南，挂上藍布棉門帘，还是南門外头面鋪面冲南。”还有：“扁担长，板凳寬，扁担沒有板凳寬，板凳沒有扁担长，扁担綁在板凳上，板凳不讓扁担綁，扁担偏要綁在板凳上。”还有：“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鰨鳎，打北边来了个啞巴，腰里别了个喇叭，提着鰨鳎的喇嘛，要拿鰨鳎找别着喇叭的啞巴换喇叭。别着喇叭的啞巴，不拿喇叭换提着鰨鳎的喇嘛的这个鰨鳎。喇嘛拿鰨鳎打了啞巴一鰨鳎，啞巴拿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喇嘛燉鰨鳎，啞巴滴滴嗒嗒吹喇叭。”

乙：你听我……

甲：“正月里，正月正，姐俩商量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紅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紅。粉紅女穿一件粉紅袄，女粉紅穿

一件袄粉紅。粉紅女抱着一瓶粉紅酒，女粉紅抱着一瓶酒粉紅。姐俩找到无人处，推杯換盞飲刘伶。女粉紅喝了粉紅女的粉紅酒，粉紅女喝了女粉紅的酒粉紅。粉紅女喝的酩酊醉，女粉紅喝的醉酩酊。粉紅女追着女粉紅就打，女粉紅見着粉紅女就擰。女粉紅撕了粉紅女的粉紅袄，粉紅女撕了女粉紅的袄粉紅。姐俩打架停了手，自己买綫自己縫。粉紅女买了一条粉紅綫，女粉紅买了一条綫粉紅，粉紅女反縫縫縫粉紅袄，女粉紅縫反縫縫袄粉紅。”这算什么，你听我唱一个。

乙：好，你唱吧！我听着。

甲：“数九寒天冷风飕，轉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獅子滚綉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孙猴子就把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节，許仙、白蛇不到头；七月七日天河配，牛郎織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嫦娥犯忧愁。要說愁，淨說愁，唱一段繞口令十八愁：狼也愁、虎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騾子也愁、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来狗也愁、鴨子也愁、鵝也愁、蛤蟆也愁、螃蟹也愁、蛤蜊也愁、龟也愁、魚也愁来虾也愁。虎愁不敢把高山下，狼愁野心耍滑头，象愁臉憨皮又厚，鹿愁头上长了大犄角，馬愁备鞍行千里，騾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牛愁愁的鞭子抽，狗愁改不了总吃屎，猪愁离不开臭水沟，蛤蟆愁长了一身膿泡疥，螃蟹愁的渾身淨横沟，鴨子愁的扁扁嘴，鵝愁的长了个疙瘩头，蛤蜊愁的是閉关自守，烏龟愁的是不敢出头，魚愁离水不能走，虾愁愁的空枪乱扎

沒准头。說我謅，我就謅，閑来沒事繞繞舌头：我們那六十六条胡同口，住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家盖六十六座好高楼，楼上有六十六簍桂花油，簍上边蒙着六十六匹綠綢綢，綢上边綉着六十六个大絨球，楼下边釘着六十六个檀木軸，軸上边拴着六十六头大青牛，牛旁边蹲着六十六个大馬猴。六十六岁的刘老六，站在門口啃骨头，来了那两条大黃狗，跑到近前搶骨头。吓跑了六十六头大青牛，惊跑了六十六个大馬猴，拽折了六十六个檀木軸，撞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洒了那六十六簍桂花油，油了那六十六匹綠綢綢，脏了那六十六个大絨球。从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了气不休的土坯头。从北边来了个禿妞妞，手里拿着个油簍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禿妞妞的油簍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套进禿妞妞的油簍口。狗啃油簍簍才漏，狗不啃油簍簍不漏油。顛顛倒倒繞口令，一句話不来当面羞。”

哭　笑　論

☆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2⅝印張・52,000字・1957[illegible]人民出版社[illegible]版

1959年12月新1版　1962年2[illegible]

印數：28,001—58,000　統一书号：T10158・[illegible]